



上 编

1949 年前

扎坝片区珍稀文史资料辑要



明正番民

(清) 傅恒

《职贡图》是封建时代外国及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上层向中国皇帝进供的纪实图画。《职贡图》现已成为我们研究中国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古代历史、文化不可多得的图像资料,是真正意义上的带有珍稀文献与史料价值双重意义的民族图志。我国现存最早的《职贡图》是南北朝时期梁元帝萧绎(约508—554年)所绘(摹本现藏北京历史博物馆)。

清代《职贡图》(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属于清代皇帝钦定御用的属邦进贡的图像,为清代记述海外诸国及国内各民族的史籍。乾隆十五年(1750年),四川总督策楞接上谕,谕将其辖境“西番、罗罗男妇形状,并衣饰服习,分别绘图注释”,于是始开始绘制《职贡图》的准备工作。乾隆十六年(1751年),他收到军机处发下“番图”两幅,同时令他将“外夷番众”照式绘画送军机处呈御,同时,全国各省督、抚派员绘图,送呈清政府交皇帝御览。学者们推断,此年,谢遂开始绘制《职贡图》画卷的工作。从1751年至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共完成四卷画册,彩绘,每卷画面上方以满、汉两种文字手写题记。《皇清职贡图》由乾隆时大学士傅恒主持编纂,乾隆皇帝钦定宫廷画师金廷标、姚又瀚、程梁等人,命他们分别将各地呈送的草图绘为正式图卷,其图与谢遂《职贡图》大抵相同。

本文选自《皇清职贡图》卷六,原题《泰宁协属阜和营辖明正番民》。扎坝本属明正土司所辖,书中所述男女番民服饰,特别是女性服饰与学者考证扎坝传统女性服饰颇为相合,可供参考。



明正土司,其先本打箭炉番目。明永乐间授宣慰司,本朝康熙中归化,辖土千户四十九员。番民奉佛,以耕牧为业。居碉房。戴狐皮帽,耳缀大环,长衣皮靴,常以铜合[盒]贮小佛像及经咒系肘腋间。番妇挽髻,束以绛巾,杂缀珠石,仍戴狐皮缨帽,著大领短衣,细褶长裙,腰拖绣带,足履绣鞋。颇知纺织。岁输税银一百五十余两。



横渡雅砻江

[法]古伯察

古伯察 (Régis-Evariste Huc , 1813—1860 年) , 生于法国开鲁斯 , 法国遣使会传教士。1839 年 3 月赴中国 , 于 1844 年 8 月开始横穿中国的旅行。他途经热河、蒙古地区、鄂尔多斯、宁夏、甘肃、青海等地 , 经过 18 个月的长途跋涉 , 于 1846 年 1 月到达西藏拉萨 , 在拉萨居住近两个月之后 , 驻藏大臣琦善奉清廷的命令予以驱逐 , 被解往四川。一行人于 1846 年 3 月 15 日离开拉萨 , 经过 3 个多月的旅行 , 穿越整个康区 , 于 1846 年 6 月初到达打箭炉 , 后经四川、湖北、江西、广东等地 , 于 1846 年 10 月中旬到达澳门 , 从而完成了 1841—1846 年的这次环中国的长途旅行。

古伯察是第一个进入西藏的法国人 , 其撰有《鞑靼西藏旅行记》《中华帝国——鞑靼蒙古旅行记续》以及四卷本的《中国中原、鞑靼和西藏的基督教》等著作。《鞑靼西藏旅行记》一书自 1852 年首次出版以来 , 已经成为西方汉学界的一部经典 , 被译成了东西方各主要语种并反复再版。

本文选自《鞑靼西藏旅行记》第二卷第十章 , 耿昇翻译 , 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 1991 年 2 月版。标题为编者所加。该地虽不在今扎坝区域 , 但均属雅砻江流域 , 又记录年代久远 , 有一定参考价值 , 故编入。

从理塘直到中原的边境城市打箭炉 , 我们仅仅能计算到 600 里 , 共分 8 站。我们已看到了这条令人谈虎色变的西藏之路的终端 , 它在各方面都与其中段和开始阶段相似。我们徒劳地翻越大山 , 始终都会发现又有新的大山位于我们面前 , 大山始终都具有一种可怕的面貌 , 始终覆盖大雪和遍布深壑。其气温也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自从我们离开拉萨之后 , 我们觉得自己仅在同一范围内活动。然而 , 随着我们逐渐前进 , 村庄变得越来越多 , 不过仍丝毫未丧失去西藏的特点。这些村庄中的最重要者是麻盖中 , 那里有几名汉族人开店铺以供应旅行队。在距麻盖中有一日行程的地方 , 要乘船渡过河面宽而流水急的雅砻江。该江发源于巴颜喀喇山 , 与黄河的源头很近。雅砻江与金沙江 (扬子江) 在四川汇合在一起。据当地传说认为 , 雅砻江畔可能是藏族文明的第一个摇篮。

正当我们乘船渡过雅砻江时 , 一名牧人仅仅由一条牢固地拴在两岸的耗牛皮粗皮条搭成的桥上渡过同一条河流。一种木马蹬式的东西由一条坚固的皮带悬在皮索上的一个活动滑车上。牧羊人仅仅需要面朝大地置身于这一奇怪的桥下 , 用

脚踏马蹬，双手抓住皮索，接着慢慢地拉动皮索，人身的重量推动了滑车前进，这样在很短时间内就到达了彼岸。

这类桥在西藏颇为多见，它非常适宜渡过急流和深渊，但应习惯于使用之。我们从来未敢在它上面冒险。铁索桥在那里运用得也很广泛，尤其是在卫地和藏地更为如此。为了建筑这样的桥，在河的两岸要竖起与希望拉的铁索一样多的铁钩。然后于铁索上铺些木板，有时再用一层覆盖。由于这些桥弹性极大，所以要注意在上面配备栏杆。

我们最终平安无恙地到达了汉地边境，我们于那里告别了异常寒冷的西藏气候。在翻越到达打箭炉城之前的那座山时，我们几乎被埋在雪下，那里的雪每次下得既厚而次数又多。大雪一直伴送我们到达建筑这座汉地城市的山谷，一场瓢泼大雨又在那里迎接我们。时值 1846 年 6 月初。我们离开拉萨已近 3 个月的时间了。据那部汉文图识记载，我们共走了 3050 里。



河口横渡雅砻江

[英]威廉·吉尔 亨利·尤里

威廉·约翰·吉尔 (William John Gill)，1843 年 9 月出生于印度班加罗尔，1862 年，进入英国皇家军事学院。1873 年以后，他曾前往波斯、中国、印度、巴尔干、土耳其和北非等地探险考察。1882 年，英国入侵埃及，吉尔前往西奈沙漠搜集情报，于 8 月 11 日为贝都因人所杀。

1877 年，威廉·约翰·吉尔赴中国“探险”，他从上海经宜昌至重庆、自流井至成都，后北上理番府、松潘厅、龙安府，再回到成都，然后从成都至雅州、打箭炉、理塘、巴塘，再南下经过阿墩子、大理府、腾冲，到达八莫，进入缅甸。

《金沙江》一书就是作者上述旅行的记录。该书于 1879 年在君士坦丁堡初版，二版于 1883 年底出版。书中关于中国西南地区民族、文化记录较为详细，可以视为 19 世纪中后期西南地区的民族志。在吉尔之前，还没有一位欧洲人到达过川西北地区。他也因此获得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和巴黎地理学会的金质奖章。李希霍芬评论说：“吉尔上尉所取得的成果深深地吸引着我，特别是成都以北地区以及打箭炉和阿墩子之间的旅程。他对人文和自然都有敏锐的观察力，整个考察过程中，他都力求精确，坚持不懈。”

本书摘编于中国地图出版社 2013 年版《金沙江》，由曾嵘翻译，记述了威

廉·吉尔一行在今雅江县横渡雅砻江的经历。该地虽不在今扎坝区域，但扎坝区域属雅砻江流域，又记录年代久远，有一定参考价值，故编入。因译作对于藏名、藏地多有差误，我们以“□”更正，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从高原西部看，景色更加美丽。幸好赶上晴天，向导指着打箭炉的方向给我们看，下是巨大的雪山群。

沿陡峭山峰间的河谷下行，谷中长满冷杉，有些非常高大。第二天还看见很多绿色鹦毛在树间飞来飞去。毫无疑问，这些鸟儿合适居住在云南南部温暖的地带，但在短暂甜蜜的夏日，它们飞过金沙江和雅龙江，散布在支流河谷入口处，两条江岸一两程范围内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再往前就不见踪迹了。一旦秋风点染树叶，这些绿色的翅膀就消失了。

亚出卡（即中文的“河口”）[藏语“捻曲卡”，民国文献又记“娘区卡”。河为明正、理塘土司分界线，设渡船于此，设兵守之，称为中渡汛，又号河口]位于海拔 9 222 英尺，是两条溪流与雅龙江[雅砻江]汇合处，四周全是光秃陡峭的山崖，山峰直插水中，没有留下任何可供耕种或长草的平地，少有建筑。城镇对面，沿着我们走来的溪流与河流的分界处，一块高约 700 英尺光秃的岩石，从奔腾的河水中陡然挺立，顶端有一堆石头，从下面的房子中也能看到飘扬在旗杆上的虔诚布条。

尽管海拔高了很多，这里却比打箭炉温暖不少。打箭炉的四周都围绕着雪山，所以温度较低。

穿过雅龙江最常见的方式是乘坐小圆舟。这种船的形状像胡桃，在柳条筐外绷上一层生皮，就制成了。由于水流湍急，河水散乱，驾驭它看来不太容易。牲口们则只能游泳而过，即便身负皇家急件的士兵也只得留下马匹，只身通过。

驮行李的牲口们在晚间游过了河。第二天早晨，我们和仆人、马匹一起过河，在雅龙江右岸，正对河口之地的一间房子里等待集合出发。牲口们终于集合完毕，两个新派来的士兵陪同我们启程，而从打箭炉一直陪同我们的士兵则就此离去，返回自己的驻地。

从河口开始，道路又从雅龙江温暖的河谷向高原攀升，沿着支流河床上行，植被和树木与河东岸所见顺序一致。一开始完全没有耕地和草场，然后很快进入一片巨大茂密的松林中。在麦各冲[麦格宗]附近，我量了量所见到最大的一棵树，从距离地面 4 英尺处测量，周长为 13 英尺 6 英寸。这里还有橡树，但品种低矮不良，实际上我是在看到果实后才认出这是橡树，与我们常见的橡树差别太大，很难想象。再没有见到鹦鹉，但树木间有些大型原鸡，我们称之为“野鸡”，但

肯定不是野鸡，看来更像松鸦，只是个子更大，发出同样言杂的啁啾声。



明正改流记

傅篙林

本文选自民国元年（1911年）出版的《西康建省记》，作者傅篙林（1869—1929年），字华峰，同治八年（1869年）七月出生于四川叙永厅锅厂坝（今古蔺县傅家场）的一个地主家庭。他二十五岁时试补为学官弟子员（即文生），不久承办地方团练，掌握一支地主武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赵尔丰署任永宁道，赵氏严厉镇压反清会道门势力，首先依靠地方团练的支持，他对傅篙林的才干十分赏识，并且倚为劲旅，傅篙林亦成为他的积极追随者。次年赵尔丰调任建昌道，他坚持邀请傅篙林出山作他的幕僚。从此，傅氏一直是他的心腹助手。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灭亡，赵尔丰被杀，回蓉的傅篙林被抓，傅氏被解送到成都后并没有成为阶下囚，而受到军政府的礼遇。护理四川都督胡景伊对傅的才干很为赏识，认为他对川藏边疆情形“了如指掌”，对川省防务颇有意义。因此胡勉励他著书立说，“以为吾蜀边筹，即以为国防大计。”傅氏欣然应命，很快写出了《西康建省记》，并于民国元年（1911年）十一月由成都公记印刷公司刊印成书。傅篙林晚年蛰居故里，1929年病逝，享年60岁。

《西康建省记》详细考察了川边地区的地理环境及历史沿革和宗教习性，也看到了英国人的贪婪之心，力促西康建省，第一次提出了西康建省的详细计划。因扎坝曾属明正土司所辖，故收入该书与明正土司有关资料。

明正即打箭炉之土司。打箭炉即古之旄牛国也。查西康各土司，如德格、巴塘、里塘皆以地为名称，而打箭炉土司其印文曰：四川长河西宁鱼通宣慰使司印。然未称为长河土司而称为明正土司，川督奏疏中久已如是。其明正之义未详，或谓前土司恭顺，居于打箭炉。所管部落纵横千余里。东自咱里土司之界，起西至

雅龙江里塘土司之界北，南则越嵩厅毗连，北则章谷屯接壤。其四隅与各土司连界之处尚多，惟所居打箭炉，天气寒冷，百谷不生，四面皆山，地方狭小。中有小河，水势汹汹。商贾傍河两岸，结为市廛，而贸易焉。

清时设同知一员，属于雅州府管理。转连西藏粮响事务，设有副将一员及都司千把总外委。各官率兵镇守其地，盖汉番通商之埠，出入征税之关也。故自打箭炉西行，则曰出关。打箭炉东行，则曰入关。

光绪之中，改同知为直隶厅，不属雅州府，光绪三十四年秋，边务大臣赵尔丰会同川督赵尔巽奏改打箭炉厅为康定府。宣统三年夏，赵尔丰简署川督，曾代理边务大臣，傅箴林查照民政部奏准各省土司改流之案，同至打箭炉，令明正土司甲木参琼珀徽印，改土旧流。曾经入奏，尚未议给土司养贍官职及分设州县。

按：明正土司改流地方辽阔，应将毗连里塘之地划归河口，毗连孔撒之地划归道坞，其他九龙、鹿麋、章各等处应设县官。若西康建省，与川分界，应在打箭炉迤西之折多山顶。山以西为康，山以东为川，打箭炉之名称仍旧，不用康定府名义，免与西康相混。



道坞县

傅箴林

本文选自《西康建省记》之“西康郡县记”尚未定州县名目中。

道坞：系麻书、孔撒土司地方。宣统三年奏设委员兼管单东、鱼科土司之地，分管明正、卓斯土司下罗科野番之地。



西康折多山顶由道坞、德格至察木多地名路程

傅箴林

本文摘选自《西康建省记》之“西康折多山顶由道坞德格至察木多地名路程”。

折多山 由顶起七十里至
长坝春 有居民十余户。五十里地
中谷 又名仲恶，一作从鄂。番人谓村为，谓头为恶，犹言村头也。从鄂亦此意。有居民。五十里程
八美 有居民。距泰宁十五里，产沙金。五十里至
结色中 有居民。五十里程
松林口 有官寨一座。五十里至
札巴 又名夹坝。四十里至
道坞 有居民二百余户。新设通坞委员。四十里至
按：折多山顶至此三百六十里。
……



道孚县风俗纪略

弁言

《川边政屑》系民国初年曾任道孚知事朱增鏊的文集，刊印于民国三年（1914年）。

朱增鏊字金圃，湖北施南人，听鼓蜀省，任教川南，于民国三年复署道孚知事百余日。朱金圃担任道孚知事不足半年，然而勤于搜集，将其任职期间的部分公牒函件刊载成册，公之于众。概括而言，《川边政屑》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1914年朱氏担任道孚知事时的函件、禀文、批示及告示等，反映民国初年道孚的施政情况。二是他以笔名“弁言”写成的《道孚风俗纪略》。该书记载了道孚的自然地理、风土民情等，系难得的地方志书。1979年，吴丰培先生将此纪略与《盐井县乡土志》合编一集，以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名义油印，在较小范围内流通。因考虑目前该书籍不易寻找，此次我们仍将其录入珍稀资料集中。三是朱氏有关改良戏曲的建议等，因为与康区无甚关系，故舍去未录。朱氏好骈文，喜用典，所记虽一地琐事，但史料价值较高。

本文选自赵心愚、秦和平、王川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上册，同时参考了朱金圃《川边政屑》1915年的铅印本。

鄙人十年读书，一行作吏，观政三月，奉调回炉。有友问予曰：“道孚民风土俗，究竟奚若？先生善书谈吐，亦善笔记，二者可闻见乎？”予曰：“否！否！道孚地当冲繁，于列国似郑，悉索敝赋，以供晋楚之交争，朝夕未遑，奚计风俗。且治道不久，调查未确，记载亦虑失实。”客曰：“不然！入境问禁，入国问俗，古人于车马偶经之地，尚且语集輶轩，以备陈风者之采择。矧先生职膺司牧，兼工著述。左氏不以目盲，而废二百四十年之传记；先生敢以百日解职，而遂怨天尤人，作搁笔之青莲乎？”予惭而不能对，乃作此十二则，据实直书，阅者谅之。

一、住 居

县治周围八百里，聚族居者甚少，泰宁、县城、鱼科三处，鳞次栉比，与内地小场镇同。阶无土砖，檐无泥瓦，堆径寸青石以为墙，墙之上、中、下，贯以横木数千根，其上密排树条，无分经纬，总以能受沙泥，不致纤细下坠为佳。贯木两排，屋分三层：顶上为平台，中开方眼。倚圆木一，斧削作半月形，登高者即以此为梯。蛮家男女，最畏热，四五月间，山顶犹积雪，非风雨交加，罔不袒卧其上。中层间有竖木板者，无柱，无房舍，但喜开窗，窗亦有绘画红绿者。楼中置七八寸高火盆架一，架前接以方桌，高与架同。商宦之显者至，酥油奶茶，搁置其上。设神座，供佛像者十居六七。桌几、床榻俱无，即有，亦视同虚器。因男女均喜盘膝坐地上。睡则以衣蒙首，作犬卧形焉。下层，则居街市者设柜交易，居乡者堆柴草作牛马圈。然升堂入室，舍此无别径焉。又有一种名大碉，墙较他屋高数仞，环堵作雉堞形，旁有炮眼，闻系御外与辱者。但此等建置，于孤村荒野中数见。城镇即有，亦属鲁灵光殿焉。

二、服 饰

道孚天气和暖，与巴、里同，然空谷生风，风至多寒，故五月披裘，司空见惯。衣不用布帛，间有服洋呢[呢]、羽毛者。地多羊毛，毛长者，捆载出关。氍毹者，集抽为丝，丝成，用机织而为布，宽一尺零，曰毡子。又有一种最精细者[为]毯毯，系取羊颌下白毛织成。衣一袭，值藏元百枚。故着此者，必饶于财。男女衣服，用毡子者占大多数。色尚紫，短长不一。长者女服黻，因俗尚不穿裤，藉此可以作护花幄焉。革靴、皮帽均有，大半富而充保正之人，始制此冠履。女不梳不沐，发蓬蓬似鬼，间亦有打辮之阿姐，悉皆挽盘头上，较前清拖豚尾者绝无。耳坠双环，大于内地数倍。手钏多银，不用玉器，喜以蜜蜡贯串挂胸前。珊瑚为最爱品，故戒指耳环中，嵌此珍玩者最夥。皮衣外不加饰，以荐为面，热时即褪其上，而将左右袖，裹围腰间，作犊鼻挥观。野蛮本天足，近世幸侪文明，

但不善针黹，非特风头弓鞋，闻所未闻；即盈尺莲船，亦见所未见。蓬头赤足，上下双辉，此不得谓之为质美而未学者也。

三、饮 食

平原沃野，一望无际，开垦地，十中二三。青稞、大麦半，稻谷绝无。县署后流水潺潺，分支作沟，绕南亩北畦而下。问胡不种谷，金曰田漏难注水，且午时必风，花落不易结子。故米为最贵品，非父母病笃时，不作供膳。食无额餐，饥则啜。啜之先，煮水作汤，以木碗土缶，贮糲巴面，用麻姑爪，调和成团，不聚食，或立或坐，斯须即毕。喜啖牛羊，间亦割猪肉为羹。但病毙与犬马之肉，绝不染指，似于卫生学大有体会。性最嗜酒，男女界中，十之八九刘伶。酒味淡，与大曲、渝绍迥异，然非沉酣不止，故街头巷尾，醉人不以为瑞焉。茶为蛮家癖，无人不同陆羽，晨兴辄饮。饮必鼓腹。酥油奶渣，尤急需，但较茶贵，咄嗟立办。每食必供者，非猗顿，即陶朱。此关外饮食之大略也。

四、差 徭

差徭之名有三，一乌拉，一汤役，一打役。奚为乌拉？牛马之浑称也。汤役云何？担水烧火，总司其事者也。打役，惟牧马一项，为其专责。间有呼为明亮者，系军政界行囊内，有驮运防损之物，使肩荷之，与之偕行。考滥觞之始，由于各地土司，赵季帅治边仍其旧，且前脚价系一嘴。一嘴者，藏元辟为四，即四中之一也，赵帅怜之，增而为二。各站设村长二，保正一，总揽分派，每户每月，支应三四次不等。其法如家有牛马五头，即应出二头，以供骑驮。不及额者，一头必出。有田地房产，无牛马者，向人借雇亦可，但从无幸免者。若家徒四壁立，仍以小人劳力之义务责之。而为汤打役。即或家无余丁，分身乏术，仍须出钱雇人代之。出牛马之户，自派一人招呼，名乌拉娃，口食即在牛马脚价之二嘴中。剖分之。客货军装，上驮即视为己任，如遇强横军政两界人，愈鞭扑，愈服从，虽曰顽贱，亦苦痛堪怜也。八美、中谷、少坞石三村，为往来冲要地，居民不过百余家，畜有牛马者，约四十户，民劳畜困，举室逃匿。故边外州县廿余，而差徭之繁难困苦为最。嗟嗟！分田受井，私毕乃公；修沼筑台，召民有日，哀我边氓，曷其有极，是所赖于留心民瘼者。

五、宗 教^①

媚神佞佛，中土习惯。然履其地，询其俗，未有如边地之甚者。县有喇嘛寺

^① 此处根据需要有部分删减处理。

十余处，最大者，城外灵觉寺，与泰宁惠远寺僧众，各七八百名。方丈号呼图克图，讹呼为副都督。寺基较县城大一倍，金碧辉煌，宝鼎灿烂，塑像千百尊……僧众不耕不织，然富若猗顿。查厥由来，蛮家生有二子例以一子为喇嘛，每岁家积，分半送入寺中。若父母死而家内之子无后，则资产全归于庙。以金购地，佃客种植，而承佃者，即为喇嘛寺百姓。不信医卜星相，凡有水旱灾疾，均仰赖喇嘛之间问卦。喇嘛受人供奉，亦若我为汝等念诵经咒，则消灾弥患，恩同罔极。新学者欲辟其谬，虽刑驱逃墨，宗旨不变。天主教设堂多年，服从者皆汉民。近有福音教者，多叛民罪犯，藉以作逋逃藪。其实灵魂归天，耶稣之说，终属梦梦。县城、泰宁，设中小学堂二，蛮家之弟甚少，加以强迫，如鸟兽散。严饬保正督催，则雇汉人子弟，代应其名。噫！读书乐，易为读书苦也……

六、婚 嫁

男顾室，女顾家，异区域不异性情，而俗之所尚，礼不得而禁之。略加叙述，亦异观也。男女界限甚宽，年未冠未笄，交游已遍。缓定桑间约，先结如意珠。招摇过市，不必坐卫灵之车；酒食合欢，无待掷潘安之果。陋称曰换鞋带子，美名曰结兄妹缘。久之，两情偕洽，乃于野田草露之间，试新硎焉。自由结婚，西欧文明，不图潮流，远输边地。俟有孕，乃各归告父母，可者，男家下聘，茶叶酥油，无须温峤玉镜。女家间有异议者，而两心既印，或搂或奔，终成连理。成婚日，各亲友蛮女来贺，执帕结队牵手作圆圈形，或屈一足作商羊舞，俗呼之为跳蛮鬼，又谓为跳锅庄。嫁时不亲迎，女家请数十人，使女走前，后鱼贯而送之。然此等体例，见者甚少。赘婿作子，十居七八。且因男送作喇嘛，赖女招婿以延宗祧。此陋俗之最宜改革者。予尝讯夫妇各请离婚一案，询厥底里，供称婚嫁未久，例应各寻新交，予遵西例，笑而允之。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其斯之谓欤！

七、丧 葬

临丧不哀，圣人所斥；死葬以礼，凡民皆同。蛮俗则不然，习染既久，移易颇难。目睹心酸，不可不记。亲疾，不用医药，专特喇嘛诵经，贝叶初翻，昙花遽化，环尸诅咒，亦颇与西人颂祷灵魂升天相同。不备棺槨，仍请喇嘛，就佛前问卦，天葬、火葬、水葬，其道有三，神示则从。天葬最吉，云所以待善人者，故喇嘛死，无不得此途以去。其法则用刀，将死尸胸部上下，划成棋子块形，背与手足靠木，用绳稍缚，安排甫定，喇嘛齐喧佛号，须臾群鸽飞集，围而啄之，……家人不号啕而笑，谓亲为天所与也。前部食毕，翻背示之，斯须果腹，翱翔将去，……火葬，如内地大和尚架柴为台，举烈火以焚之之概，死灰不复再燃，乃

用布袋收贮，藏诸木筐瘿之。此为不善不恶之人，而为之后者，心犹有所未快。至于地葬，则卦爻已定，虽求无灵，谓不善降殃，此即殃也。举尸而投诸河，任其沉没漂流，不准回顾。予在任时，曾斩一抢犯，伊家人泣向喇嘛，求天葬，卦亦允之。殊鹰雕不至，至者亦望望然去。不得已，仍葬鱼腹。噫！此真投彼豺虎，豺虎不食之遗义耶，无怪番民之迷信终身也。

八、种 植

道孚童山、平原一望无际，予甫莅时，冰凝雪积，茎草俱无夏季回轅，见种麦、种青稞者，不过十中二三。广陌沃土，在内地视为蓝田者，居民概以石田弃之，私相悼叹，窃谓蛮民懒。迨细查原因，其故有三。一，地广人稀也。合家中男女十余人，并力以治，环堵外己地有余而耕难遍。村舍寥落，雇工绝无。故与其广而荒，不若近求诸己。其二，则因差徭太繁，抽丁按户，不分男女，日惟运粟输械，以补西北之缺陷。若南东其亩，亦只同野渡之舟，无人自横焉矣。三则三年两种，间岁耕植，始获收成，非尽人工未施，亦由地力不足。耕耨之法，较外地略。耨锄之类，少用铁者。浅挖薄耨之后，编竹树条为耒耜，上压以石，用牛二头，左右轻拖，使泥稍平，随即播种。浇粪使沃，绝对无闻。诗云：“四月南风大麦黄。”斯时蛮地尚在萌芽，盖九月始麦稞登场也。植木以松柏占多数，松林口纵横八九十里，有大十余围者，有合抱者，将以亿兆计。昔转运艰难，只作釜底薪耳。园蔬亦伙，大葱若水晶，与北京产相伯仲。菌白者最佳，味胜口菜，然出产少，故购食颇难。若桑麻，则从无把酒以话之者。

九、商 贾

番夷嗜利，锱珠不遗。然贪细微而昧远大，习商业者绝少。有之，惟贩牛羊毛革，与买换茶叶之商贾为巨。茶店设炉城，蛮客携土产或重资赴锅庄，庄主介绍，与云南暨雅、名、云、天诸邑茶栈相交易。用篾包裹，亦用皮箱护外，雇乌拉运回，其利三四倍不等。至麝香、鹿茸、沙金、狐皮各项，因收采不宏，故出口较他县稀。小贸惟贩蛮盐暨贝母、虫草诸药品，随收随售，由资本不充也。道孚汉商颇多，饶裕者皆陕客。当炉文君，罔非蛮妇，非特乐尔妻孥，兼赖交通蛮俗耳。绸缎布疋，以及海味、面、酒、洋货、烛、烟，运自关内，灿如五都。且近来有开大餐酒馆与卫生茶铺者，然入座欢呼，半皆军政两界人物。蠢尔蛮众，三过不入焉。故予尝与熟商务者计议，此等市场，虽欲陶朱致富，终归泄柳闭门，提倡鼓舞，谁其司之？噫！